

推介「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

文——蔣永學 Thilo Diefenbach 德國漢學學者 翻譯——楊尚儒、洪文真、李庭芳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本文討論的38卷「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叢書，是繼臺文館出版40卷本的《全臺詩》（2004—2015）、單卷本的《全臺賦》（2006）、《臺灣古典詩選注》系列後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文選（Anthologie），能讓人深入認識從開臺伊始乃至二十世紀的臺灣漢語文學史。

雖然臺灣的漢語文學大致有350年的歷史，但這座島上的文學史研究幾乎都只集中在1895或1945以後，也就是在日本或國民政府取得這座島嶼以後，以日語或是現代漢語所著的作品。相對於此，臺灣籍作家以古典漢語風格，也就是以文言文體所著的作品，則在例如像是德國關於中國文學史的權威著作（如SCHMIDT-GLINTZER 施寒微1990，KUBIN顧彬2002，EMMERICH 2004之作品）中隻字未提。更有問題的是，就連SUSANNE ETTL所寫的辭典詞條「台灣的漢語文學（*Chinesische Literatur aus Taiwan*）」一文，雖然先粗略地描繪了這座島自1600年以降的歷史，但是只收編了1945年後的現代文體著作（見*Kindlers Neues Literaturlexikon*. München: Kindler 1992. Volume 20 (Essays), p.693-696）。即使是在英語世界中，這一題目顯然也甚少受到關注（舉例來說，張誦聖等人所編的*Columbia Sourcebook of Literary Taiwan*（2014）只用了三頁半的篇幅來談1900以前的時代）；但至少，在由VICTOR MAIR所編、2001年出版的*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第775頁裡頭，可看到德國的漢學學者HELMUT MARTIN（馬漢茂，1940—1999）做如下之言：

Taiwan's New Literature originates in the early

1920s, after rather marginal and insignificant classical-literary-language beginning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臺灣新文學源於1920年代早期，接續在始於十七世紀、在毋寧說是被邊緣化而又無足輕重的古典文學語言之後。

筆者以為，這種極為嚴苛的評語必須至少要做出一種區別：誠然，在1650年以降的臺灣所出現的古典風格文學並未產生出一股動力，來為古典文學領域設立新標準，或者能強烈地影響大陸境內的文學生命。如果抱持的是與清帝國整體相同的觀點的話，「邊緣」二字或者還說得過去——但是「無足輕重」，直接說它是毫無意義？這種評價光是因為它顯然只考量判斷美學價值這點，就顯得問題多多。循此說法的話，例如在日本統治多年後，許多臺灣人仍然還以古典漢語風格來寫作以將自己和新的統治者作區隔，這類情事就被略過了（1937年開始，殖民政府才藉由禁止漢語出版品，來強化推動普遍使用日文）。當然，這樣的論述沒有講到在此情況下所產生之詩歌與散文的文學品質，但這些詩歌與散文通常含有不容被低估的意義，這點無可否認。

若是也考慮到MARTIN所處的時代背景下、資料取得環境相對較差這一點，或許就比較能夠理解他的說法。針對這個島上數百年來所出現的古典



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38卷，2011—2013發行。

漢語著作來作系統性的收集與編纂，那是2003始成立的國立臺灣文學館才開始的工作。在過去幾年間，這一饒富生產力的機構編輯出版了例如個別文學類型的全集，像是40卷本的《全臺詩》（2004—2015）或者是單卷本的《全臺賦》（2006）。更有助益的（因為原則上加進了更為詳盡的評註）則是以主題分類的選集，像是臺文館推出的《臺灣古典詩選注》系列。這套叢書的第一卷主題為「區域與城市」（2011），所以收錄了詠誦臺灣（還有澎湖）特定地點和區域的詩歌；其他四卷則分別以「海洋與山川」（2013）、「飲食與物產」（2013）、「戰爭與災異」（2014），以及「歲時與風土」（2015）為題。除此之外，臺文館也出版了種類繁多的研究作品，為全面性地討論臺灣古典漢語文學提供了極佳的參照基礎。

而在這裡要討論的38卷「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叢書則是真正的珍品，因為它是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文選（Anthologie），能讓人深入認識從開臺伊始乃至二十世紀的臺灣漢語文學史。每一卷都是由一位知名專家來選輯、篇幅在兩百至三百頁並且按照統一的編纂原則：首先是至多20頁的導讀簡介作家生平與作品，後面接著表列式的生平大事，其中也記載了重要著作的出版日期。緊接著是主

文，分門別類地載出所選出的作品，每篇作品都加上了詳盡的注釋和賞析，詳盡提供了關於作品的產生以及政治、文學、生平或甚至是地理方面等背景的必要訊息。雖然每一卷各自獨立出版，而部分則是在同一時段出版的，但還是可以在其他卷本中不斷地看到與其他作家的橫向參照，或是主題上相關聯的作品。

第2、6和32卷都分別介紹了兩位作家，前37卷總共呈現了40位人物，其中4位為女性作家。篇幅最大、共計340頁的最後一卷則介紹了4位在臺期間以古典漢語風格寫作的日本人（中村櫻溪 Nakamura Okei、靱山衣洲 Momiyama Ishoo、館森鴻 Tatemori Kou、佐倉孫三 Sakura Magozo）。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各卷的標題中，並不是一貫地以作者的名或者字來稱呼他們，而是以每個作家在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中所使用的作者名字——所以有時候也可能是號，比方說林癡仙（1875—1915）（卷23）。

這套叢書以時間順序，意即按照作家的出生年分來安排，因此於沈光文（1612—1688）開頭。他在1651年因為一場颱風而流落到這座當時還遠離於中國統治範圍的島上。就如人們可以從他的許多詩作中可以得知，他一開始甚為「鬱卒」。但是他一直留在當地，所以不止經歷了鄭成功（1624—1662；在歐洲則以國姓爺較為人所知）驅逐荷蘭人，還有1683年清軍終結了這個「朝代」。在幾年後，沈光文畢竟還是甘心接受了他的新居地，於是在1663年於臺灣作出了一首看來相當正面的敘事詩（臺灣賦，卷一，頁287—306）。還有第2和第3卷也被歸納到這段「過渡時期」；第3卷則深入討論了鄭經（1642—1681），國姓爺的長子，也是其繼承人。後續12卷的作者則活躍於1683與1895年之間；第4卷介紹了在1697年冒險前往幾乎還未開發的臺灣、

以遊記聞名的郁永河。在第6卷中首次介紹在臺灣出生的文人，陳輝（1738年舉人）和章甫（1755—1816），第7卷中則向鄭用錫（1788—1858）、第一個高中進士（1823年）的臺籍人致敬。在第15卷，讀者會讀到陳肇興（1831—1866？），文學家龔顯宗（1943生）曾經將之稱為「鄉土詩人」——這點很值得注意，因為這一概念其實是用來指稱在1920年代才出現的文學運動。「鄉土詩人」這個概念有雙重含意，因為這一概念不僅意指彰化出生的陳肇興在其著作中，主要是在傳揚臺灣島上的美景風光，還點出在這裡已經可以看到一種「臺灣意識」的雛形，也就是一種強調臺灣的獨特性及其與大陸不同的態度。陳肇興也的確在例如短詩〈南路鷹〉中，表露出對大陸來訪的官吏和訪客的（儘管只是輕微的）嘲諷：他們貌似對臺灣的飛禽走獸實在太過陌生，所以才將大鷲誤認為野雁（卷15，頁180—182）。從第16卷到27卷包括了主要創作期橫跨了清朝到日本殖民時代，這段過渡時間的作家。這裡，舉例來說，在第19卷中可以找到在1895年日本佔領臺灣前夕逃去大陸的丘逢甲（1864—1912），以及第20卷中找到仍留在家鄉、並以某種消極抵抗方式來對抗新統治者的洪棄生（1866—1928）。接下來的14卷則涵蓋了持續到1945年的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統治早期。第24卷介紹了連橫（1878—1936），他不僅有眾多文學作品，更撰寫了第一本臺灣史書（《臺灣通史》）；而在第27卷中則出現第一位女詩人石中英（1889—1980）。從文學史來看，這段時期最重要的人物，則當屬賴和（1894—1943）與吳濁流（1900—1976）。賴和之所以知名，主要是因為他是第一位以白話文來書寫敘事的臺灣人；相對地，吳濁流多數的散文作品則是以日文所著；而有別於此類，他的古體詩則多帶著幽默的弦外之音，就像部分標題透露的那樣——如〈自

笑〉或是〈飛機點心〉。

除了已經提到的這些詩人之外，從這套叢書的數千頁篇幅裡，當然還能發現到更多、其重要性不下於這裡僅能略略提個梗概的東西；因此建議所有以臺灣學為重點的學者，能夠自行探索這套叢書。

【順帶提個小細節：著實令人意外地，在相當重視統一立場的《中國文學大辭典》（北京，1991）中，讀者或許會預期臺灣籍作家也被視為中國文學資產——事實上卻遺漏了許多在上述第1卷至第37卷裡頭提到的詩人，例如鄭經和蔡廷蘭（1801—1859；卷八）就沒有被提到，甚至沈光文和洪棄生也沒有；而4位女性作家也都沒有被收錄進這8卷本的工具書裡頭。】

這整套叢書編輯得極為嚴謹。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某些難懂的詩或散文——非母語的讀者可能會希望除了增添一些註釋外，還能有整部作品的白話文翻譯，但是這部叢書畢竟主要針對的還是臺灣的專業人士，他們很少會需要倚靠額外的協助。最可稱為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很遺憾這在華語世界中並不少見——個別作品或是全集的確切初版時間這類著作編目相關說明，部分偶有遺漏或者是不夠謹慎、精準地編輯。但這並不減損這部經典之作的重要意義及巨大的價值，因為最終每個想要認真探究臺灣古典漢語文學，或者是對特定作家或作品有具體疑問的，可以直接向臺灣文學館以及他們內部熱心又專業的同事們聯繫。

無疑地，這裡所呈現給各位的38卷珍貴寶庫提供了有志者最好的基礎，將有助於開拓、瞭解、並給予臺灣文學史上這塊至今在國語仍甚少為人所重視的領域，一個可靠的新評價。

本文的德語原文將發表於《東方研究會雜誌》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